

黄宗羲全集

第七册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沈善洪 主編 吳光 執行主編

黃宗羲全集

第七冊

明儒學案〔上〕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明儒學案點校說明

黃宗羲全集第七、第八冊是明儒學案。

明儒學案是黃宗羲的主要著作，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最有系統的一部斷代學術思想史專著。它記載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學術發展演變的概況，較之以往各種學術思想史著作如莊子天下篇、司馬談論六家要指、史記以後各代正史的儒林傳或道學傳、宋朱熹的伊洛淵源錄、明周汝登的聖學宗傳和孫奇逢的理學宗傳等書，規模更宏大，資料搜羅更全面，分類更具系統性，編纂方法更科學，對各個學術流派、各個學者思想觀點的概述和評論也更爲客觀公允。

明儒學案的成書時間，據作者自序所說是在「丙辰之後」，即康熙十五年（公元一六七六年）後。當作者在世時，它已有鈔本流傳，並有刻本問世。現在流傳的刊印本主要有：清康熙三十二年（一六九三年）故城賈氏紫筠齋刻本；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年）慈谿鄭氏二老閣刻本；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年）會稽莫氏重刻本；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年）南昌縣學

重刻莫氏本；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國學研究會刻本；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萬有文庫本；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上海中華書局排印四部備要本；同年上海世界書局排印四朝學案本。另有幾種刊印本或節選本，茲不具錄。

後世各種傳本，大多是根據賈氏紫筠齋本重刊的，或以賈本為藍本校以鄭氏二老閣本後重刊。但賈本實非善本，因為它所據底本只是鈔本，而且又經過了賈氏父子（賈潤、賈樸）的重編甚至刪改，故鄭性指責它「雜以臆見，失黃子著書本意」。我們這次點校，決定不用此本。

在賈氏刊刻明儒學案以前，黃宗羲的兩位學生許三禮、萬言曾刊刻其部分，宗羲明儒學案原序稱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」。二老閣刻本鄭性序則說「康熙辛未（三十年，公元一六九一年），鄭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」。後來，原稿本輾轉歸鄭性所有，鄭性遂於乾隆四年（一七三九年）根據稿本「續完萬氏之未刻」，是即二老閣刻本。我們這次點校，即以鄭氏二老閣原刻本為底本，校以賈氏、莫氏刻本和四部備要本。

本書點校工作，自卷一至卷三十一由夏瑰琦擔任，卷三十二至卷六十二由洪波擔任。書末附錄其他版本的序、跋以及吳光所著黃宗羲遺著考之四明儒學案考。

吳光 一九八五年九月

明儒學案

鄭性序

道並行而不相悖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三教既興，孰能存其一去其二？並爲儒而不容，隘矣。孔子大中，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，是以能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然嘗欲無言，且曰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大賢而下，概莫之及。後儒質有純駁，學有淺深，異同錯出。宋惟周子渾融，罕露圭角，朱、陸門人各持師說，入主出奴。明儒沿襲，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，精確處不可掩沒。梨洲黃子臚爲學案，而並錄之，後之觀者毋師己意，毋主先入，虛心體察，孰純孰駁，孰淺孰深，自呈自露，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，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，其於道也，斯得之矣。

康熙辛未，鄭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。嗣後，故城賈氏一刻，雜以臆見，失黃子著書本意。今續完萬氏之未刻。

乾隆己未夏五，慈谿後學鄭性謹序

黃千秋跋

先王父所著明儒學案一書，甬上萬管村先生宰五河時捐俸刻之，未及半而去官，遂輟。其稿歸勾章鄭義門。吾姚胡泮英言，廣撫楊公文乾令子某欲刻之，屬千秋力求之鄭氏，書往而泮英歿，千秋與義門不勝歎惋，以爲必浮沉於蠻溪瘴嶺間，不可得還矣。越數年，而泮英之甥景鳴鹿賁原本至，謂泮英歿時屬鳴鹿曰：「黃子明儒學案一書未刻，并未取還，此我所死不瞑目者也。汝能爲我周旋，則九原感且不朽矣。」鳴鹿不負所託，遠索之歸，復還鄭氏。義門鼓掌狂喜，慶完璧之復歸於趙也。於是慨然捐貲續刻，始於雍正乙卯，至乾隆己未而竣，是書不終於泯沒矣。

自序

盈天地皆心也，變化不測，不能不萬殊。心無本體，工夫所至，卽其本體。故窮理者，窮此心之萬殊，非窮萬物之萬殊也。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，不假邯鄲之野馬，故其途亦不得不殊。奈何今之君子，必欲出於一途，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？夫先儒之語錄，人人不同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。若執定成局，終是受用不得。此無他，修德而後可講學，今講學而不修德，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！時風愈下，兔園稱儒，實老生之變相；坊人詭計，借名母以行書。誰立廟庭之中正，九品參差；大類釋氏之源流，五宗水火。遂使杏壇塊土，爲一閔之市，可哀也夫！

義幼遭家難，先師戴山先生視義如子，扶危定傾，日聞緒言。小子矍矍，夢奠之後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，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。歲己酉，毘陵鄆仲昇來越，著劉子節要。仲昇，先師之高第弟子也。書成，義送之江干，仲昇執手丁寧曰：「今日知先師之學者，惟吾與子兩人，議論不容不歸一，惟於先師言意所在，宜稍爲通融。」義曰：「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，正在於意，豈可不爲發明？」仲昇欲義敘其節要，義終不敢。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，尚有

成局之未化也。

義爲明儒學案，上下諸先生，深淺各得，醇疵互見，要皆功力所至，竭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，未嘗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。於是爲之分源別派，使其宗旨歷然。由是而之焉，固聖人之耳目也。間有發明，一本之先師，非敢有所增損其間。此猶中衢之鑄，後人但持瓦甌，櫛杓，隨意取之，無有不滿腹者矣。

書成於丙辰之後，中州許西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，而未竣其事。然鈔本流傳，頗爲好學者所識。往時湯公潛菴有云：「學案宗旨雜越，苟善讀之，未始非一貫。」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。壬申七月，一病幾革，文字因緣，一切屏除。仇滄柱都下寓書，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，手錄是書而歎曰：「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，可聽之埋沒乎？」亡何，賈君逝，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。嗟乎！溫公通鑑成，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，此書何幸，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！暫徹呻吟，口授兒子百家書之。

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

明儒學案發凡

從來理學之書，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，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，諸儒之說頗備。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：「海門意謂身居山澤，見聞狹陋，嘗願博求文獻，廣所未備，非敢便稱定本也。」且各家自有宗旨，而海門主張禪學，擾金銀銅鐵爲一器，是海門一人之宗旨，非各家之宗旨也。鍾元雜收，不復甄別，其批註所及，未必得其要領，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。學者觀義是書，而後知兩家之疎略。

大凡學有宗旨，是其人之得力處，亦是學者之入門處。天下之義理無窮，苟非定以一二字，如何約之使其在我！故講學而無宗旨，卽有嘉言，是無頭緒之亂絲也。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，卽讀其書，亦猶張騫初至大夏，不能得月氏要領也。是編分別宗旨，如燈取影。杜牧之曰：「丸之走盤，橫斜圓直，不可盡知。其必可知者，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。」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。

嘗謂有明文章事功，皆不及前代，獨於理學，前代之所不及也。牛毛繭絲，無不辨晰，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。程、朱之闡釋氏，其說雖繁，總是只在迹上；其彌近理而亂真者，終

是指他不出。明儒於毫釐之際，使無遁影。陶石簣亦曰：「若以見解論，當代諸公，儘有高過者。」與義言不期而合。

每見鈔先儒語錄者，蒼撮數條，不知去取之意謂何。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，如何見其學術？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，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。

儒者之學，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、南嶽。夫子既焉不學，濂溪無待而興，象山不聞所受。然其間程、朱之至何、王、金、許，數百年之後，猶用高曾之規矩，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。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，分爲各案；其特起者，後之學者不甚著者，總列諸儒之案。

學問之道，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。凡倚門傍戶、依樣葫蘆者，非流俗之士，則經生之業也。此編所列，有一偏之見，有相反之論。學者於其不同處，正宜著眼理會，所謂一本而萬殊也。以水濟水，豈是學問！

胡季隨從學晦翁，晦翁使讀孟子。他日問季隨：「至於心，獨無所同，然乎？」季隨以所見解，晦翁以爲非，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。季隨思之既苦，因以致疾，晦翁始言之。古人之於學者，其不輕授如此，蓋欲其自得之也。卽釋氏亦最忌道破，人便作光景玩弄耳。此書未免風光狼藉，學者徒增見解，不作切實工夫，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矣！

是書搜羅頗廣，然一人之聞見有限，尚容陸續訪求。卽義所見而復失去者，如朱布衣語錄，韓苑洛、南瑞泉、穆玄菴、范栗齋諸公集，皆不曾採入。海內有斯文之責者，其不吝教我，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。

姚江黃宗義識

師說

方正學孝孺

神聖既遠，禍亂相尋，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、王道爲心者絕少，宋沒益不可問。先生稟絕世之資，慨焉以斯文自任。會文明啓運，千載一時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，與古聖賢之所講求，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，去雜霸而見三王。又推其餘以淑來禩，伊周孔孟合爲一人，將旦暮遇之。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。既而時命不偶，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，完天下萬世之責。其扶持世教，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。考先生在當時，已稱程、朱復出，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，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，出此者入彼，至不得與楊雄、吳草廬論次並稱。於是成仁取義之訓，爲世大禁，而亂臣賊子，將接踵於天下矣，悲夫！或言先生之忠至矣，而十族與殉，無乃傷於激乎！余曰：「先生只自辦一死，其激而及十族，十族各辦其一死耳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十族衆乎？而不當死乎？惟先生平日學問，斷斷乎臣盡忠，子盡孝，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。率天下而趨之，至數十年之久，幾於

風移世變，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，不可掩遏。蓋至誠形著，動變之理宜然，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，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。」

曹月川端

先生之學，不由師傳，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，深有悟於造化之理，而以月川體其傳，反而求之吾心，卽心是極，卽心之動靜是陰陽，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，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。故其見雖徹而不玄，學愈精而不雜，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。乃先生自譜，其於斯道，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；又十年恍然一悟，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，而性無不在焉，所謂太極之理，卽此而是。蓋見道之難如此，學者慎毋輕言悟也哉！

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，我朝一代文明之盛、經濟之學，莫盛於劉誠意、宋學士，至道統之傳，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，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。事在正德中。愚謂方正學而後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，實賴有先生一人。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。

薛敬軒瑄

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，惟先生無間言，非以實踐之儒歟？然先生爲御史，在宣、正

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；景皇易儲，先生時爲大理，亦無言。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。及于肅愍之獄，係當朝第一案，功罪是非，而先生僅請從末減，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，則將焉用彼相矣。就事相提，前日之不諫是，則今日之諫非，兩者必居一於此。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，乞身去矣。然先生於道，於古人全體大用，儘多缺陷，特其始終進退之節，有足稱者，則亦成其爲「文清」而已。閱先生讀書錄，多兢兢檢點言行間，所謂「學貴踐履」，意蓋如此。或曰：「『七十六年無一事，此心惟覺性天通。』先生晚年聞道，未可量也。」

吳康齋與弼

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，大抵在訟弟一事。及爲石亨跋族譜，稱門士而已。張東白聞之，有「上告素王，正名討罪，無得久竊虛名」之語，一時名流盡譁，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。予則謂先生之過，不特在訟弟之時，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。特其不能喻弟於道，而遂至於官，且難以免服見有司，絕無矯飾，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。若族譜之跋，自署門下士，亦或宜然。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，及卒，必千里赴弔。先生之意，其猶行古之道乎？後人以成敗論人，見亨他日以反誅，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，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，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。不此之求，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，甚矣責人之

無已也！

先生之學，刻苦奮勵，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。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，則又不知足之蹈之、手之舞之。蓋七十年如一日，憤樂相生，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。至於學之道，大要在涵養性情，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。此正孔、顏尋向上工夫，故不事著述，而契道真，言動之間，悉歸平澹。晚年出處一節，卓然世道羽儀，而處之恬然，圭角不露，非有得於道，其能如是？日記云：「澹如秋水貧中味，和似春風靜後功。」可爲先生寫照。充其所詣，庶幾「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」氣象。余嘗僭評一時諸公：薛文清多困於流俗，陳白沙猶激於聲名，惟先生醇乎醇云。

陳剩夫貞晟

先生學方胡敬齋，而涵養不逮，氣質用事。晚年靜坐一機，疑是進步，惜未窺先生全書。

周小泉蕙

愚按「非聖勿學，惟聖斯學」二語，可謂直指心源。段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。而兩人亦獨

超語言問答之外，其學至乎聖人，一日千里，無疑也。夫聖人之道，反身而具足焉，不假外求，學之卽是。故先生亦止言聖學。段先生云：「何爲有大如天地？須信無窮自古今。」意先生已信及此，非阿所好者。是時關中之學，皆自河東派來，而一變至道。

陳白沙獻章

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，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。先生學宗自然，而要歸於自得。自得故資深逢源，與鳶魚同一活潑，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，可謂獨開門戶，超然不凡。至間所謂得，則曰「靜中養出端倪」。向求之典冊，累年無所得，而一朝以靜坐得之，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。孟子曰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」不聞其以自然得也。靜坐一機，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？自然而得者，不自然而得，不勉而中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，不聞其以靜坐得也，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。道本自然，人不可以智力與，纔欲自然，便不自然。故曰「會得的活潑潑地，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」。靜中養出端倪，不知果是何物？端倪云者，心可得而擬，口不可得而言，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。今考先生證學諸語，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，高妙處不容湊泊，終是精魂作弄處。蓋先生識趣近濂溪，而窮理不逮；學術類康節，而受用太早，質之聖門，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。似禪非禪，不必論矣。

陳克菴選

愚按先生躬行粹潔，卓然聖人之徒無疑。其平生學力，盡見於張巖一疏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，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。文肅好古信道，真不愧先生友者。文肅，先生鄉友謝公鐸鳴治。

羅一峯倫

愚按一峯嘗自言：「予性剛，見剛者好之，若饑渴之於飲食，不能自喻於口也。求之不可得，則友其人於古，相與論其世，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，而歛噓企羨，至爲泣下。予之好剛，蓋天性然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吾未見剛者。」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以塞乎天地之間。」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真至剛之大丈夫哉！孔孟之所謂剛，固予之所好者也。」此可爲先生實錄。先生之學剛而正，或擬之孔融，非是。又傳先生既謫官，過崇仁，求謁康齋，康齋不見，意待再三而後見之。先生怒，投一詩去。康齋之不見，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，惜先生不悟也。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，故先生亦不喜之，然康齋終不可及也。